

从赌徒变成贤妻良母

【明慧网】她天天出去赌钱，不赌就闹心，她常说：“人不死，牌不倒”，这样一个赌徒又怎么才能变成贤妻的。让我们来看看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李华（化名）讲述的修炼故事。

打杀不怕

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一个农村妇女，今年五十三岁。得法前我的脾气非常不好，谁要惹着我，跟他干个没完。

丈夫不是个懒人，只是那时活儿不好找。丈夫一天不出去找活儿，我就生气。我就逼他出去挣钱。他不去，我抄起酒瓶子朝他脑袋撇去，他一躲，酒瓶子从他耳朵边飞了过去。丈夫跟我妹妹说：你姐可真狠，差点把我的脑袋开瓢。

赌徒无情

婚前我小赌，婚后大赌。丈夫打工一天才挣五块钱，而我在家一天要输三十、五十、有时手气不好要输一百块钱，输多少也不心疼。吃不上、穿不上也得去赌。一年到头不买肉也不买水果，整天就是糊弄。

孩子小时跟我妈住前后院，每天丈夫外出打工一走，我把孩子往我妈家一扔就去赌钱，一赌就是一天。丈夫若不去赌场找，天黑我就回家了，他要是去赌场找，我干脆就一宿不回去了。天天出去赌，不赌就闹心，赌的简直什么都不顾了。

那时我在药厂粉尘车间干活儿，每月一百五十块钱。干一天休三天。这三天我都赌了。一起干活儿的同事不解的说：这活儿又累又有毒，好不容易挣点钱你都给赌了，你图个啥呢？我说：人各有各的爱好，我就好这口儿。我的口号

是：人不死，牌不倒。

病魔缠身

后来我经常头疼，身上不离止痛药，长年累月一把一把的吃，还不管用，就用布带把头部勒上，大冬天头贴在冰凉的水泥墙上，疼的想死。再后来睡眠不好，要么睡不着，要么一睡好几天不醒，伴有耳鸣。肾炎、尿血、阴道炎还患有乳腺小叶增生，还有眩晕症，一犯病就天旋地转，动不了。

一天，我家附近有个炼法轮功的人跟我说：看你身体不太好，要不你炼炼法轮功吧，不要钱，还能治病。我一听说能治病，就跟着去了炼功点。那里正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刚开始虽然没怎么听懂，但是浑身感觉非常舒服。回家后就觉得肚子胀，而且不停的上厕所，没吃药几天后病都好了。后来我就去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，每天都去学几页法，越学越爱学。

旧病复发

四个月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就开始打压了。我就想，法轮功句句都是教人怎样做个好人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炼了？一定是××党搞错了，既然不让公开炼，那我就在家里自己炼。可是自己在家，很少看书，也不炼功。

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七年两年间，我彻底不学也不炼了。不久旧病复发，又添新病，浑身疼，头和胳膊、两肩疼的抬不起来。这期间我经常咳血。二零零七年秋哈市一家妇科医院免费给我村妇女检查，



医生又说子宫肌瘤很重，须马上手术。这时我想起了大法曾经治好了我的病，于是我决定好好修炼大法。

脱胎换骨

二零零七年以后我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。我坚持每天学两讲《转法轮》，按时炼功。半年后一切都正常了。我一分钱没花，病就全好了。同村有几个人被查出病后，就做了手术。有的花了五千~六千元钱也没治好，最后还是全都切除了。而我一分钱没花就全好了，再一次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。

通过学法我懂得了夫妻都是缘分化来的，我应该善待自己的丈夫，再也不能说离婚的话了。我既然是大法弟子，就得听师父的话，按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渐渐我的脾气变好了，赌瘾、酒瘾也戒了。

现在丈夫只管在外打工挣钱，家里所有的活儿我都包了，二十多亩地都我自己干。以前我在家说一不二，现在丈夫在家说啥是啥，他说这事，我说依你，他说那事，我说依你。丈夫乐呵呵的说：嗯，这还差不多。

现在我身体好了，啥都能干，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给予的。我要不学法轮功，我这个家早就散了，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！◇

四川遂宁市法轮功学员杨思珍、郭春芳等六人遭绑架

【明慧网】四川省遂宁市七旬法轮功学员肖文学、杨思珍夫妇被迫流离失所十六年，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四日被警察跟踪绑架、抄家。同时被绑架的还有郭春芳，他们租住的房东夫妇也遭警察绑架，抄家。警察在屋里周边蹲坑，法轮功学员杨明华去那里，也遭绑架。

肖文学、杨思珍夫妇，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前被迫流离失所至今；法轮功学员郭春芳，原大英县回马镇优秀教师，被迫流离失所十几年；她们租住在天峰街一民房的上下楼，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四日遭遂宁国保、公安、伙同大英县公安局二十几名警察绑架、抄家。不法人员将三名法轮功学员拖下，用口袋将他们的头罩上，并扬言：已经跟踪他们四个多月了，宁可抓错一个人，也不放走一个炼法轮功的。据悉，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大英县非法关押。

肖文学、杨思珍夫妇遭迫害、被迫流离失所十六年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杨思珍被绑架关押八次，关洗脑班四次、非法抄家骚扰数次、游街侮辱人格一次、劳教迫害一次、下户籍一次，无身份证，被迫流离失所十六年，同时也给家人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和经济上的损失，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……

下面是杨思珍老人讲述其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：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我和老伴在射洪给别人作种菜技术指导，正在地里干活，被南强派出所和市公安局人员伙同镇上官员翟昌彪、彭明华、大队治保主任冯明（林）等，用欺骗手段骗上了车，刚上车翟昌彪说今天来了三辆车专来抓你，那两辆车停放在停车场。就这样又把我绑架到遂宁市北门洗



脑班非法关押两个多月洗脑迫害。洗脑班校长王安亮，里面的人员全是行政年轻干部、和各地派出所年轻人，他们打骂、用不同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……

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，我刚从洗脑班回来一个月，一群南强派出所人员和各部门官员叫我开门，因未炼功的女儿给他们一阵不客气，没开门，他们理亏走了。

二零零四年换户口本，南强派出所说我炼法轮功，不能上户口。我去找了各部门，都推责任不知道，我借此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。二零零八年队上卖地必须要有户口才分钱，四月份把户口上了。警察企图绑架我，被迫流离失所二十多天。

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际（七月六日中午），安居区派出所肖主任伙同一伙人开着警车又企图绑架我，并非法抄家，抄走了电脑、打印机及各种私人物品等。这时我走脱，在七月六日一点多钟逼走的当天下午，开来了好几辆警车几十个恶人和恶警气急败坏的，连我的邻居、亲戚那里都去搜查了一遍，到处找我。当天晚上又开车来大声吼叫，“抓法轮功，抓到一个给经济奖赏（500至1000元）”。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多钟，七、八个恶警闯入我家，楼上楼下到处寻找，没找到，恶警便说：“我们是来回查一下”，还恐吓家人。就这样我夫妻俩至今流离在外，有家不能回，过着担惊受怕的

日子。

郭春芳遭五年冤狱迫害，被迫流离失所

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，郭春芳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遭当地国安警察暴力绑架，后被抄家，当天傍晚又被劫持到当地看守所，后被劫持到遂宁永兴看守所，在女警的指使下，几个彪形大汉抬来一把“龙椅”（专门惩罚人的一种铁椅子），把郭春芳强行拦住铐在椅子上三天三夜，连上厕所都不放下来，看守所的所长还跑到监室里来侮辱、谩骂。郭春芳从椅子上下来后，双脚浮肿，站不住，更不能行走，就这样了警察还逼迫她做奴工、罚背监规。

二零零六年九月，郭春芳被当地非法判刑五年。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五日，被劫持到四川龙泉驿成都女子监狱。在监狱期间，被强迫做奴工和洗脑迫害，不准购买食品，被限制人身自由，受辱骂、诽谤。

五年的迫害，使郭春芳头发变白，面相苍老，身体虚弱，听力和记忆力大大减退且反应迟钝，精神萎靡不振，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单位还开除了她的公职，丈夫离异，父母双亡，郭春芳成了一个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的一无所有的人。

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，郭春芳从监狱回家才十九天，又被当地派出所伙同镇政府、镇防邪办主任骗至派出所，不久，县政府及公安部门也来了许多人，十几个不知姓名和来历的人将她团团围住，他们以给她解决低保和工作为名，提出要送她到洗脑班参加“学习”，郭春芳当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，寻机走脱。

为了避免再次被迫害，郭春芳离乡背井，远走他乡，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。◇